

“叫我老赵，赵老师也行”

——本报记者专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郭静

“看到‘小悦悦事件’，我恨不得直接去救小悦悦”，“叫我老赵，赵老师也行，就是别叫老板”……12月10日晚，本报记者在济南专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，再次感受了赵启正的独特风格，睿智依旧，但比以前多了几分深刻、犀利和感性。

从“浦东赵”、“外宣赵”到现在的“赵老师”，如今赵启正如何看待他的新闻发言人生涯？又对教师职业有何思考？

人物简介

赵启正，1940年1月出生，河北遵化人。核工业专家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1998年至2005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，2006年，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。2008年至今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、外事委员会主任。

“我恨不得直接去救小悦悦”

齐鲁晚报：最近您有一句话特别有名，就是您在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上，回答小悦悦被轧事件时说：“看到小悦悦事件，我恨不得跳进电视里唤醒路人。”从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您那种急迫的心情。

赵启正：他们说的不对，我不是说跳进电视唤醒路人，我是恨不得直接去救小悦悦。“小悦悦事件”，对全体国民都是一个刺激。八个电视节目把小悦悦被轧后五分钟录像全部播出来，我看到路过的人基本上都看见了，但是他们没有管，假装看不见。当时我的心都被磨碎了，可以说是心如刀绞。不要说人，动物都不该如此。但是，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了。

齐鲁晚报：如果是在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恰巧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，您会怎么回答？

赵启正：中国有13亿人口，国民层次必然有高有低。恰巧小悦悦身边的18个人视而不见，这是令人痛心的。那么我就该调查，这些路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？我相信这是一个个别事件，我不相信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。

在“小悦悦事件”中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给予了声讨，说明大家不赞成。这就是中国道德的基本力量，这股力量还是占上风的。

齐鲁晚报：我想问一下，在新闻发布会上，如果领导对于敏感问题要求有回答“口径”，您会怎么办？

赵启正：以前我是代表国家发言，不会再有领导告诉我该怎么说、怎么办。我发言只要求讲事实，事先我必须知道事实，否则我没办法回答。

“口径”的问题，只是原则问题，比如台湾问题，口径就是一个中国。



“请叫我老赵。”12月10日晚，济南，赵启正对本报记者说。

齐鲁晚报：也就是说，在回答问题前，您必须对事实非常了解。

赵启正：新闻发布会的问题是随机的，我坐在前面，难道后面还要连着一个个小话筒，接着总理，一个一个请示该如何回答么？

“国家形象不是靠新闻发言人来塑造的”

齐鲁晚报：做人有人缘，国家也有国缘，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国缘怎么样？

赵启正：我们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并不跟随某些强势国家。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和接触的双重政策，这就导致他们的媒体对中国不够友善，他们的报道也让中国的国缘不够好。

齐鲁晚报：我们一般是怎样应对？

赵启正：有一句话，叫真金不怕火炼。中国只要能够保持独立的国格，对弱小国家一视同仁，保持以善意解读国际事务，中国的国缘就没有问题。当然，中国有些地方自己也需要改进，比如咱们的商品质量就不太争气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学生王旭明（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，现任语文出版社社长——编者注）曾说过，您告诫他们，“你们必须把工作做好，如果工作没有做好，就靠新闻发言人，就靠嘴去说，那效果非常有限。”当您代表中国发言时，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困惑？

赵启正：当然有，比如“小悦悦事件”，这就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的地方，还比如出现的一些事故。国家的形象不是靠新闻发言人来塑造的，应该靠国家本身的建设来塑造。

齐鲁晚报：那您在发言时会怎么做？

赵启正：现在我们进步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，可以说是每天一个新中国。但是我们的不足也要说清楚，那才是真实的中国。假如中国有七分成就，三分不足，那你就全说

出来。如果你只说七分，三分不说，人家对你的七分也不会相信。

“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”

齐鲁晚报：现在您的另一重身份是老师，已经带了学生，也多了一些思考的时间。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份工作？

赵启正：我带过两类博士生，一类是经济的，一类是新闻学的。我跟他们说，我并不是以讲知识为主。我想给他们讲的是观察力、分析力还有自己的判断能力，这是没有固定的知识的。因为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时刻，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。我更希望自己能教给他们治学的态度和治学的方法，以及对学术承担的勇气。

齐鲁晚报：您在教授公共外交的知识和理念时，感觉其中有永恒的东西吗？

赵启正：没有永恒的东西。这个世界很少有永恒的事物，一切都在变化中。

齐鲁晚报：要是从一个外交家的视角，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？

赵启正：从“小悦悦事件”，以及现在社会上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看，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。一位俄罗斯朋友跟我说，俄罗斯完蛋了，因为他们的学生都为教师送明信片、送花，这是送礼，所以说俄罗斯的教育完蛋了。

我听后非常惭愧，我们的教师也有这种情况，甚至有之而无不及。比如一个老师问学生，你爸爸怎么上班？孩子说，开车上班。那老师也许会问，等我搬家时，让你爸爸出车吧。如果小孩子从小知道送礼管用，那他长大后就会认为唯利是图是天经地义的。因此，我认为很多问题出在教育上。

齐鲁晚报：那您认为应该如何改变呢？

赵启正：不仅教师有责任，政府也有责任。但从历史上看，很多中国人的劣根性，比如不诚实的问

题，不是现在才有，而是自古就有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，如何把我们落后的弱项变成强项，克服我们的不足。

“我走的路是时代使然”

齐鲁晚报：以前大家曾称您“浦东赵”、“论坛赵”、“外宣赵”，现在您又当了老师，带了博士生，如今您希望大家怎么称呼您？

赵启正：叫我老赵，赵老师也行。他们有时叫我赵老板，但我又不是资本家。别人爱叫什么就叫什么，但别叫我老板。不过我也常常在想，我够得上老师吗？我该怎样做，才能对得起这个称呼？

齐鲁晚报：您是出身物理世家，您和三弟赵启光都是从事文化和国家形象的研究，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必然？

赵启正：这是时代使然。我父母都是物理学教授，从小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熏陶。我二弟当时研究激光物理，我搞了20年的物理，后来受到时代召唤，从政25年。老二一直是走科技道路，老三研究的是文化，我们兄弟三人三条路，这是时代使然。

齐鲁晚报：但是，最终您和两个弟弟都与父母一样，成了老师。

赵启正：这是一个必然，从小我就觉得当老师是一个最好的工作，结果没做成，现在我好歹是老师了。

齐鲁晚报：如今您再回头看看您的职业生涯，有什么经验和感悟？

赵启正：我走的路是时代使然，就好像滔滔长江黄河，你只是其中一叶扁舟，可以中流击水，也可以停船靠岸，但是不要逆势而动。说实话，我很幸运，我小时候受到了比较完整的教育；“文革”后，知识分子又受到了重视；而改革开放又选拔出一批大学生青年人才，这些都赶上了。大命运和个人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，机会给了有准备的人。

无名指

两个乞丐的故事

上个星期比较冷，但两个乞丐的故事却让人心里很暖。虽然这股暖意更像是冬天里划亮的一根小火柴，火焰不大，却能穿透风雪。

农民工小冯心里的这根小火柴，是一床薄薄的棉被。五年前的阴历腊月二十五，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，在杭州打工的小冯没有讨来工钱，却被包工头灌醉，他跌跌撞撞地走到杭州清泰立交桥上，睡着了。

等小冯醒来，发现身上盖了一床脏兮兮的薄棉被，他赶紧掏口袋，发现手机和仅剩的5000块钱还在。旁边，坐着一位蓬头垢面、穿着破烂的老乞丐——老曹，老曹在寒风中守了他一夜。

雪夜里的一条棉被，让小冯许下了一辈子的承诺——照顾乞丐老曹余生。从此，两人过起了相互照顾的生活。

五年后的今天，小冯仍然奔波在讨薪的路上，只是，年轻的小冯被查出胃部患有恶性肿瘤，他无法再养活老曹了。于是，12月5日，他求助12345，想帮老曹找回户籍，落叶归根。这床五年前的棉被，才暴露在公众面前。

同样是12月5日，浙江舟山市南珍大厦，来自安徽宿州的乞丐李小辉正冲着14楼一名轻生男子大喊：“大哥，你要想开一点啊！”“快下来吧，你的爸爸妈妈非常担心你……”

当时楼下站了很多人，却没有一个人吱声，只有这个双腿残疾、跪在轮板上的年轻乞丐，把嗓子都喊哑了。

事后，轻生男子被救下，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个胡子拉碴的乞丐。有人认出他是李小辉，有人想起他常在舟山某个广场固定行乞，还有人记起，在汶川大地震时，有一次广场上搞募捐活动，这个乞丐捐了100块钱，其中面额最大的五块，最小的一毛。

乞丐李小辉说，“我身体残疾只能要饭，我都能活得那么开心，他一个健全的人，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？”

这让人想起11月20日，上海男人潘跃驹驾车救了一个被渣土车轧伤的小女孩的故事。小老板潘跃驹不富有，却也不贫穷，他说的一句话至今让人记忆犹新：“人做什么是由道德观决定的，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。”

乞丐的经济地位不高，火柴能照亮的地方也很小，但这份暖意，却是我们每个人都珍惜和需要的。

本报记者 张洪波

师者，赵启正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11月15日，谁都没想到，当看到小悦悦被碾轧、18名路人漠视的报道后，正在参加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的赵启正公开发表是“心如刀绞”，“恨不得钻进电视里”去救小悦悦。

以往，出现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的赵启正总是睿智、冷静的，而这几句发自内心的话，却

让人看到了新闻发布会之外一位71岁老人的痛惜之情。

12月10日晚，在济南见到赶来参加山东卫视《新杏坛》节目录制的赵启正，让记者更加深了这一印象。除了比以前更加深刻和犀利，这位“中国第一新闻官”还多了些许感性。

而在他的学生眼中，赵老师

是智慧的、严谨的，但好像一直都是感性的。

赵启正的学生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王更喜记得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离记者招待会召开还有好几天，赵启正就已经亲自筛选、拟出了近百个热点问题，甚至连自己的服饰、领带，是否约请翻译，发布会当中可能出现的专业

词汇都进行了精心准备。

2月24日、25日，赵启正分别邀请日本、欧美和港澳记者“茶叙”，这给王更喜的感觉是“老师要对媒体所关注的话题进行‘把脉’”。就在这次“茶叙”上，赵启正表示“人民币汇率不会突然大幅调整，中国对人民币问题态度是谨慎的”。

(下转B05版)